

春

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楠

不经意间,冬天怀揣着不舍,悠悠悠的离去,将这满目疮痍的苍凉留下。春却为世间褪去了一身的寒装,万物等待着复苏的精灵现世。初春的色彩若隐若现,像是顽皮的孩捉捉着迷藏。湖工的春又要在哪里追寻?

湖畔
寻春,漫步湖畔。看那湖畔飘起的千丝柳,不像凛冽的寒风中那样僵硬的漂浮,柔顺而又曼妙的身姿像是轻提裙摆的舞女,湖中荡起的万层浪,哗啦——哗啦——演奏着伴曲。时不时飞来的鸟儿,也歌唱着春天在哪里的旋律,婆娑的树荫下是个极好的舞台,我蹑手蹑脚的不忍将这“美妙”打扰。

花丛
寻春,漫步花丛。冬阳偏心的把温暖给了梅花,成就了她的傲骨。春,却不曾如此执念于一花,春风不吝啬的将万物复苏。待放的花蕾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美色,搔首弄姿的体态像极了出浴的美人儿,诗人崔护在《题都城南庄》就将这此情此景收入诗中。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不经意间,湖畔掠来阵阵春风,夹带着芬芳馥郁,我想是花园也盛不下这迷



(摄影: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吴静宜)

人的香,溢出了湖工……挺立在图书馆旁的樱花也不输姿色,在春风中舞动花枝,吸引着路人驻足凝望,我不由得也折枝一曲,试我这春衫的别致。散步四周,隐藏的“暗香”也争奇斗艳,玫瑰、牡丹、海棠、梨花……这些绝色在路旁默默地赢取路人的赞美。刹那间,姹紫嫣红,这春意再也隐藏不住了。

心中
寻春,叩问内心。我执笔书卷,聆听风雨,在感受春光灿烂的同时也叩问过自己的内心,厌倦美好不是自己,厌倦不美好的总在自己身旁,浮躁的心犹如浮萍,即便是一阵微风吹动的波浪,一年的愤愤不平于这美好的春晖,却不在一个基调。尘落的书签、哑了的琴弦与这生机格格不入。古书云: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万物把握着盎然的生机,唯独我们慵懒。不,我们要拒绝平庸,也要将内心的“春”唤醒,将一切梦想植种于春,不期望有硕果累累,但求万紫千红。



(摄影: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吴静宜)

春,是个害羞的小姑娘,我期待着和她拥抱,但害羞的小姑娘哪里愿意刚见面就扑进我的怀里呢?一定要等到冬姐姐把点点银白都带走,她才肯被风阿姨牵着小手,慢慢腾腾地来。绽放的花儿是她裙摆上的刺绣,舒展的叶子是她软发上的装饰,晕红的脸颊,小小的,几乎日光一样白的小团子,要不是那嫩绿的发饰,落在繁花中间几乎立时就看不见了。

这个好奇心满满的小团子,可没有失眠的烦恼,捉迷藏是她最喜欢的游戏。我喜欢在校园里各处寻找她的踪迹,她不小心留下的痕迹是我奉为珍宝的邂逅。

她停在春晖湖边,是玩捉迷藏玩得太过心了吗?迷糊的小家伙,竟然将发饰都落在湖边了。除了湖边,林荫道也是她的游乐场之一。

每次不管跑步的打卡点是在北区还是南区,我都会把植物比较多的地方纳进我的跑步路线之中,沿着春晖湖绕



(摄影:教育与心理学院 江映逸)

仲春与暮春之交时,清明。

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。

在春分后地第十五日,地里地油菜花都开了,漫山遍野都是金黄地海洋;明日当空高悬,普照大地,那金色的波浪如潮水一般翻卷来去,摇曳的身姿闪烁着阳光的余晖。青翠的杂草点缀,像回忆一样延伸到蓝天;树上的鹂莺吊着嗓,胸前露出灿烂的斑点,就像回忆里斑驳的笑脸;踏着泥土柔软而湿润,就像我浸泡在回忆里的童年。眼前广阔耀眼的油菜花田仿佛褪了色,那些莺莺燕燕调笑的娇脆声疏忽远去,不远处,在盛大光明里不断摇晃的、泛着虚假荧光的花朵,正如一滴悬挂着的,将要掉下的泪珠。

2016年的春天,村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火灾,金黄的油菜花落了一地,我的花儿也落在了这里。2016年4月的时候,我看着这片依旧生机勃勃的花田一角立起来一座小小的青冢,结实的土包上面撒满了粗糙的纸钱,盘挂着一道又一条暗红的响鞭,还有一片又一片残破的幛肩;没有石碑,坟头孤零零地立着几根折断的残香。就这样宣告了一个人的平生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生活煎熬之后,画上了一个简单的句号。我低着头,一直没有落下来的泪滴落在膝间的沙砾里,浸润了一个圆形的阴影,就像那个无名的句号。

记忆持续倒退,我眼中的色彩变得越来越单调。惨白的墙壁筑起的阴暗潮湿的四角,弥漫着消毒水刺鼻的味道,向病床上投下巨大阴影的背影是十五岁的我,勉强地

柳

土木工程学院 郭晓媛

不同吧。年轻的柳,枝条有劲儿,顶上的枝桠并非全然俯着,低一点的也因为长度不够,伸不到水里,微微翘着,企盼着再长点,再长点。而有年份的柳必然是春天的时候绿如纱,如丝,氤氲在春潮中,看一眼,仿佛浣青纱的少女眼里含着朦胧的水,让人忍不住住心里一软,没了躁气。曾记得外婆家旁边有一棵柳树,得有三四层楼高吧,小时候特别惊讶,好大的柳树呀!在我印象里,它的枝条总是垂着,即使够不着水,也保持着不变的姿态。

小时候和同学放学结伴回家,瞥见中意的柳,便会趁机折下几枝,到家后寻几处池塘边,小心栽下,之后便日日来,但是总因为按捺不住好奇心,心急地常常拎起来瞧瞧,又插回去,所以之后便没有一枝成活。倒是我的同学无意间折了一枝,随意地插在了的一处池塘边隆起的高地上,之后便没有再管它,估计也是忘了。之后一次回家,她指着那棵已有一米多高的绿油油的植物对我惊叫道:“哇!快看!它活了!”我看过,可不是,茎干粗壮,每一片叶都在宣告着蓬勃的生命力!果真是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啊!

行走在校园的路边,望着湖水荡漾,杨柳依依,我的思绪飘出好远。

暖风花似锦

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蒋一帆

大半个圈之后,可以从林荫道的小路走,曲曲折折地跑进一个“花园”里,也可以就沿着大路一直走到底,最后围着明德楼前的草坪绕它个七八圈。不管是哪条路,都能看见春景,那是春在游戏之后留下的足迹,漫无目的也随处可见。

在这之中,你得细细寻找才能看见春在捉迷藏时留下的“小礼物”,可能是草坪里零星的几朵不知名蓝色小花,可能是突然就在枝头绽放的紫薇花,也可能是散落在墙角的几株迎春花枝条。宝贝的“小礼物”,是细心的孩子才能得到的“月光鸟”。

“江碧鸟逾白,山青花欲燃”,春跑跳起来的时候,从她裙摆尖上拂过的几缕风,带着水面的层层波纹,向着湖心一圈一圈的荡漾开去,碧波轻扬,映着石头上的郁郁青花,映着天空中飞掠的单影孤鸟,映着水底的焦黑朽木,也映着岸边的苍苍柔柳,一切的一切从她的小裙摆上跑下来啦。

春天日渐长,人也变得精神起来,在去上课的路上,总能闻到些香味,桃花香、草木香、水香,都像和春约定好了似得萦绕在路旁,当然还有石楠啦,它的滋味简直“妙不可言”。

这个时候,哪能少的了小虫子呢?蜜蜂开始活动起来了,连没有我小拇指指甲盖儿大的小瓢虫也开始到处“旅游”了,我爱着它们,但更多时候是“只可远观”,毕竟距离才能产生美嘛!



(摄影: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艳)

春花落满山

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谢可瑶

低下头正视了那朵干涸枯败,在阳光下暴晒过后行将凋零的花儿。她断续的吐息因为这年轻的阴影变得绵薄而漫长,而我眼前仿佛浮现了一条温柔婉转的河流,像我幼时经常玩耍的,像我童年总是回忆的,从家门口流淌而过的,不舍昼夜逝去的河流。在母亲的指示下,我再次勉强地聆听她嘶哑衰微的腔调,像一只在薄暮时分努力提气鸣叫的老乌鸦,正在呼唤他的儿女归巢。短短的几分钟过去了,我看见年轻的自己克制但快步地走了出去,然后静静地站在走廊上,身边人来人往,路人们不论病号还是护士都神色匆忙,她擦过了我的肩膀,面对外面从高楼缝隙间投下来的夕阳,就像看到了一面血红的高墙。这面墙向上无限高,向下无限深,这面墙就是死亡。

这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记忆里的那个场景,扑面而来清新又湿润的风,身边无数匆匆而过的人们,眼前是一片刺眼的血红,我的脸颊上面一片冰凉。那一刻我的意识模糊,想到很久以前,每次回到故乡那个早早刻在终点站的身影,想到那些张开的臂膀、带有温度的气息和不被接受的拥抱。我的思绪随着那些清晨日子里的冷风飞出去好



春风十里

经济与管理学院 罗洁

辞去冬日凛冽的寒风,迎来春日温婉的暖阳。春天伴着春风走进了湖工,也走进了我的心底,掀起了层层涟漪。

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是大诗人王维眼中的春;太阳从南回归线北移,是地理学家眼中的春;陌上花开,春回大地,是小朋友眼中的春。那我眼中的春又盛开在何处?

瞧,春天来了,春晖湖的水更青了,水里的鱼熬过了寒冬,似乎更加活跃了,在水里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。想起小的时候,我总喜欢拿着捕鱼网,提着小桶,只要见到水就往里捞,无论有没有鱼都装着一本正经,没捕到鱼也不会伤心,捕到一条小鱼仔了也可以高兴一整天。或许开心就是这么简单。

看,春天来了,图书馆旁的樱花格外灿烂,个个都在争作湖工最闪亮的一朵。看到这些花朵,想起多年前的我总喜欢在春天到来之际,骑着自行车穿过一片片花海。迎着扑面而来的春风,踏着满地的鲜花,寻找着春的足迹。

听,从音院突出的歌声伴着风声,优美动听,悠远漫长。

想起儿时的我,虽然音资不佳,但喜欢在茵茵草地上放声歌唱,也许小时候就是这么张扬,这么肆无忌惮。

流走的不是时间,是岁月;留下的不是遗憾,是美好。春天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,更是用来回忆的。在最美的季节回忆最美的时光,在最美的时光创造最美的生活……你的一生才能够完美。

执笔至此,突然想起一首诗这样写到。是谁手捧瓦罐,摇响春天的风铃?大地无言,厚德以载物。细碎的小野花,芬芳到你的脚下,磅礴到天涯。春季年年亦有,儿时此生不在,童年不再有,但记忆还在,时光不会倒流,但人总得往前走、向前看。再回首时,都是那些美好的、值得珍藏的过往。

窗外风和日丽,心底四季如春。脑海中回想着往昔,手指间书写着情意。或许,留不住美好的回忆,就应该让他停留在纸上。春天的空气中总是夹杂着青草的香味和百花的芬芳。正当我沉醉在迷人春色之中时,一阵春风拂过,带走了眼前的纸张,它们慢慢的飘向了远方。



(摄影: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冯凯凯)

草长莺飞时

机械工程学院 朱邓熹

去上课的路上,不知名的枝桠上冒出了一团一团的花骨朵,比不上初夏花团锦簇的繁盛,但有些含蓄的腼腆的,在和煦的阳光下闪烁着微亮的光芒,似在心里也点缀着。

不知何时春晖湖畔,垂得几近湖面的柳枝上,多了些绿色的小圆斑,冬日里落了一地的水杉叶也清扫干净,偶尔燕啼莺舞,也让每一个人从冰封中破土。春风是微凉的,只是人看春的心情是暖和的,便这微弱的阳光也是暖和的,这破土的嫩芽也是生机的。难怪古人只说春光无限好,而不提夏光、秋光了。

三月里一晚晚樱纷飞,好似江南的二八少女婷婷袅袅的仪态,白嫩的似皓肤,粉扑的似脸颊,红艳的似媚眼,只翘首倚栏杆便可引得无数风流士子蜂拥而至。百花争春是我喜爱的,约摸七八日前,图书馆旁那片小林子还是一树樱花独领风骚,其他的枝丫上方才冒出的新绿是比不上樱花徐徐落下的曼妙景致的。清明之后,那一树的粉粉嫩嫩已然腐于泥土,只不过那一地的黄的绿的粉的,也算是给过路人添了一些赏春的新意。本为衬托的枝丫上铺满绿色后毫不吝啬的点缀出了朵朵玫红,本是精致的花朵和樱花相比起竟有几分硕大饱满的美感,只是围着樱花树的人们也散开来,真是好一幅花林赏春的画卷。

朱自清先生所言之春,更是生机勃勃的一年之计,从前静不下心来,总觉得春有期盼之喜,想来是不谙世事,无知之想。年之始初,春不正如呱呱坠地的婴孩,浑身都是崭新的,不正如小姑娘的欢声笑语,浓浓的生气,不正如英气的小伙子,撸起袖子领着我们,走过一年四季。

